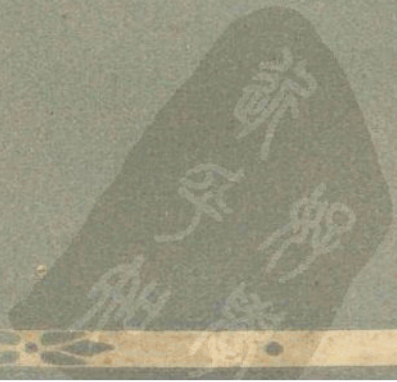


章 証

巴 人 著



高聳天邊的東屏山，象一大塊濃重的黑雲，逶迤地橫拖在這黑沉沉的古城的東北角上。仿佛是一排守夜的衛士。

時間正交午夜。這大而无當的繁華的古城，開始從東城方面起一段段地沉睡下去。只有在南城那面還輝映着微弱的在濃重的黑暗的壓迫下、幽幽吐息的夜光。過分淒涼的略帶淫蕩的歌聲，仿佛從秋墳中傳出來夜鬼歌唱，忽斷，忽續，忽近，忽遠，忽而跟流風消逝，忽而又隨夜氣飛來……叫人悚然想起一個將死的病人的掙扎和呻吟。但一到午夜以後，所有的繁華場面，全都被收拾在靜默里了。

於是，東屏山腳下那漁村里住戶們豢養着的狗子，開始感到壓迫似地汪汪地叫出聲來。這叫聲，是那麼的激烈，又那麼的哀涼，仿佛為全個古城里市民的灵魂，在一聲聲哀悼。——冷然地流過全個黑暗的空間。

這大而无當的繁華的古城，終於象一個斷了氣的病人，整個地寂然死去。所有鬼火一樣的街燈，如同祭靈的燭光，在閃爍中作夢。各個街弄，各條馬路，這時有幢幢的鬼影。——市民們的夢魂出現了。

一切繁华的夢——大时代里小人物的难以实现的企图。大人物的凌空的壮举。卖淫妇出格的笑声中一份悲凉的打算。企业家飞舞着的算盘。暗杀者机密的夜謀。小偷强盗舍身的行动。法官們四張着的法網。特务們象獵狗一样的眼睛和吃人的血嘴。警士們黑漆的棍棒。小科員們吓人的証章。小販們的苦叫。清道夫轉动車子的声音。蚊子的垂死的哀叫。垃圾們被抛弃的叹息……——全都显现了。于是那住在东屏山脚下的世界湖边，象一匹泥土扑落的癩蝦蟆，——咱們的这本书的神秘的主人公，杜清白先生突然醒过来了。

“喂！喂！”他一醒过来，就伸手推着睡在身边的老婆，紧张地叫道。“有打門的声音呢，你听到嗎？砰，砰，砰的。”

他那年輕的老婆，就象一匹死猪，睡得爛熟，怎么也推不醒。她吮唔了一下，轉过身，又睡去了。仿佛日里做了吃力的苦重的工作，此刻是疲倦得要死去。但实际上呢，她白天里除偶然打发几餐菜飯以外，什么事也沒有上手过。不过近来她那身子可发财发福地胖起来了。这怕是她貪睡的原因吧。

“醒来呀！醒来呀！有打門的声音呢！”丈夫偏不放过她，拚命地推着。接着还湊过嘴去，咬着她耳朵叫道：“还不醒来嗎？有人打門呢——仿佛还在叫‘杜老爷杜老爷’呢。”

“唔！”这回，这发胖的老婆，才抹了抹眼睛真个醒过来了。“什么事呀？”可是她还意識朦朧的，有气沒力地問。

“你听到嗎？砰砰砰的，不是有人在打門嗎？”說着，他就坐了起來。同時，也把老婆攙起，肩挨肩的亲熱地靠住。

老婆把頭搭在他的肩坎上，側着耳朵听。靜空中只漾着一陣兩陣隱約的狗聲，合着水窪里那象深夜念經的和尙敲着木魚似的閣閣的蛙聲，可就沒有砰砰砰的打門聲。

“哪里有什么打門聲，怕是你在做夢啊！”老婆發着脾氣說。

“什麼？沒有打門聲嗎？那是你耳朵給耳屎塞住，听不清了！我此刻還明明听到有打門聲，而且还一聲又一聲的叫着杜老爺呢。”

“那是你在發熱昏了！鬼才叫你杜老爺呢。”老婆馬上豎直身子，一把推過了他。險些兒把他推到床下去。“你日里瞧到來游湖的，全是西裝大袍上挂着个甄章，全是些做官身份；你瞧在眼里，記在心里，想想自己求官，足足求了三年，連芝麻綠豆官都不曾得到，發急了，連做夢也自以為做了官，有人叫你老爺了。可是你別再發昏了，還是讓老娘睡覺吧！”

說着，她就拉上被頭，把身子退下被窩里，睡了。

老婆這一頓搶白，可叫杜清白先生眼楞楞呆住啦！老婆是新式的。既未經過媒妁之言，也未有过父母之命，是自己戀愛上的。愛她既熱情，又開朗，具有南國的风光——那種生長在熱帶社會里發育得皮包不住肉似的懶洋洋綿軟軟的迷人的情調。這跟出生在東北，讓悲苦和寒冷鍛煉得有点

阴郁和卑下的自己的性格，竟成了个对比。怕也是自然的规律：阴极和阳极一碰上就互相吸引，两种不同的性格也就很快地结合在一起。可是一到生活的鞭子抽到他身上的时候，杜清白却发现：这种老婆的拿手好戏，第一是撒嬌，第二是使性子，第三便是爱睡。这就叫他不免有点“那个”了。何况现在，杜清白为了求官，足足求上三年，弄得他们所有东西，全都吃光当光，还没有一星星的希望，怎么叫他不整夜睡不着觉，并且对这个总是事不关己，夜夜睡她好觉的老婆有点儿讨厌呢？这回，真的有人在打門叫杜老爷了，而她还是一个不理，那簡直叫他生气，而且覺得非卖掉她不可了。

“好，你不信，讓你睡着吧！”但他終究只好忍着气，这么嘟囔着，独自披衣下床。好容易在桌子上摸得洋火，擦亮，点着洋油灯，这才瞧見一个瘦棱棱的黑影子，橫抹在那用发黄的白报纸东拼西补着的左面牆壁上。他开初吃了惊，以为是什么鬼影子，——人們傳說在这里曾經有个失业青年吊死过的；但接着，当他坐下在小板凳上的时候，看到这牆上瘦棱棱的黑影子，也就矮了一段。这才叫他理会过来，原来不是什么鬼影子，而是自己的影子。因而也覺得很可笑了：人总是用自造的幻影来吓唬自己的呵！

小小的房間，在这微弱的淡黄的灯光下，益发显出寒愴。一張小鉄床，橫靠后面，跟那斑斑点点的发綠的牆头接住。和这床成平行摆着的，是一張長条桌，靠在前面黑色朽蝕的窗檻下。桌上面，杂乱地堆着些紅綠面子的新式書本。

左右兩壁，就分擺着四把椅子，兩個茶几。椅子面上，積有一二寸厚的灰塵，仿佛主人從沒有在這上面坐過。——而實際上，咱們主人閑着沒事，却確實老躺在牀上數日腳——但這一切，對於杜清白是如何熟悉呵！——全跟自己的老婆一樣的熟悉。它們一從木器店租來，仿佛就跟這主人共負起苦難的命運，靜待“那個日子”到來呢。

“是呀！那個日子不是來了嗎？”杜清白突然站起，仿佛他左耳邊有人這麼在叫。但一会儿，這叫聲仿佛又變換了。他側下半個腦袋靜聽，不錯，這聲音是那麼叫着：“杜老爺！杜老爺！開門呀！開門！”接着，又是砰砰砰的几下打門聲。

“這回是一定了！忍耐了三年苦痛，飽看了三年人家的証章，這回可還不是嗎？”杜清白想着，拿起洋油燈，回過他那濃眉大眼的黃瘦臉兒，向牀上滾着灰白色被頭蜷臥做一團的老婆，直瞪了一眼，私下里咒罵一句：“死懶貓！”他就在这“死懶貓”响彻一屋子的打鼾聲中，悄悄地打開房門，溜到小院子里去了。

一院子的黑暗。茫茫的夜空中顯出鉛一樣的寂靜。秋夜的冷氣，陡的襲上身來，杜清白先生不禁打了一個寒噤。手里的燈光，一透一透地顯出些怯弱的樣子。他緩緩地踏着滑溜的泥地，穿過小院子，摸上前進屋子的走弄，一手撐着灰塵撲落的上黑膩的板壁，一手高擎着洋油燈，低着腦袋細看着這高低不平的過道，小心在意地放下腳去。他一步兩

步，好容易才摸到堆滿漁網、釣竿、籬、筐、鋤、斧等等雜物的大門邊。

果然，門外有個人站着等候。就是隔着一扇大門，杜清白也可聽到那個耐不住靜等的人的急促的呼吸聲。他馬上答應一聲：“哦！我來開門了！”就揀一塊平穩的地面，放下油燈，用全身力量，拔下門栓，打開了門；往外一瞧，却是什麼鬼影子也沒有。

茫茫的夜空蕩漾着靜和的夜氣。遠處有一陣兩陣象要冲破這暗夜的沉重壓力似的蒼涼的狗聲，冷冷然直刺進自己的靈魂深處。湖邊剛才還在噪鬧着的蛙聲現在也沉寂了，僅有微風吹過草尖的細語。展在眼前的，只是些搭在那污泥上、埋在草叢里的幾進破落的低矮的漁戶們的住屋。有幾處屋上的茅草，仿佛就要飛去似的，黑飄飄地浮在灰暗里。路邊屋角的櫻桃樹，如同一幅闊大的淡墨畫，枝干綽約，影簇簇地靜停着。有幾枝枯老的樹枝上，還約略可以看出挂着些曬干了的灰白色腐草。路上全是些泥漿跟那豬糞和羊矢，稍遠的左手路角上有个兩丈轉圓的積糞潭。這時，在涼爽的夜氣下，它們都一陣陣地發出一種臭豆腐干的氣味，冲到杜清白先生的鼻子里來。

杜清白先生在門外孤另另地呆了老半晌。橋那头送來一陣“霍略霍略”的站崗警察的咳嗽聲，這才使他豁然惊醒過來，趕忙吐過一口氣往屋子裡鉅去。

“哦！是了！”把大門重復关上，他才發現自己的愚蠢。

“这打門声一定在后門。”他想。“平常有人打前进大門，自己屋子里全听不見。但这回，我明明听见打門声，那还不在于后門？啊，是的。现在得赶快往后門去。”他于是拾起洋油灯，揮动兩腿，放大步子，踉跄地打过道走回去。

暗沉沉的小院子里流过一条淡淡的白光。他站下来，再听，那老婆的懒猫似的打鼾声，呼魯魯地在响。一会儿，砰砰的打門声，果然也清楚地从后門傳过来了。他靜住心，耐住气，側下半个脑袋，再給仔細一听，果然，那“杜老爷杜老爷”的叫声，也分明在空中震蕩着。

“哦！我来了——我来开門了！”他馬上答应着。巴望一溜烟从中間穿过去。可是中間摆滿了白木的椅子，桌子，板凳，跟那些木梯子，破瓶罐。他就把洋灯放在那桌上，自己扎住寢衣，跳过过間的高門槛，晃着黑影窜出去。結在門上車輪子那么大的蜘蛛網，就籠住他的一头。伏在壁角的蜘蛛，全以为秋蝇之类飞上了網，直从緣絲奔下来。他穿到后院子，又是茫茫的夜空蕩漾着靜和的夜气。他跑到竹籬笆板門那里，側着板門听，什么声息也沒有，只有从湖心吹来的夜风，揀板門縫颼颼的削进来，他的兩頰就如被刀尖划过，有点儿刺痛了。

回到后院子中間站定。这回他禁不住心头的酸楚，一陣陣往喉头涌来。兩眼湿润潤地尽在作酸，作冷。一切都是空呵！一切都是幻影。然而別人家可多么实在呀！穿着齐齐整整的衣服，梳着滑滑澤澤的头发，一手挽着画眉点

唇、目光四射、矯捷活潑的摩登愛人，一手揮着條手杖，瞿瞿地吹着口哨，豪豪地敲響着皮鞋，胸前蕩漾個顏色鮮明的圓証章，在湖里各條馬路溜躑。仿佛一湖的秀色，全是为他們點綴着，安排着的，這該是多麼幸福呵！自己的希望也并不太奢。既不想有一輛汽車，在馬路上橫沖直撞；也不想置一輛馬車，把車廂刷的挺黑挺亮，讓什麼美人魚一類的電影明星坐在那上，自己穿着一身干淨的車夫制服，鞭打着一匹雄美茁壯的牡馬，叮叮當當響着鈴子，湖里湖外兜着圈子冒充風雅。自己就只要一個——圓圓的証章呀！然而，現在呢……

現在，在他的頭上是鉛一樣沉重的夜空。四顧茫茫，沒有一個人可以申訴，沒有一個人給他一臂之助。有的是，那從室內傳出來的懶貓似的一聲兩聲的老婆的打鼾聲，跟那靠籬起着的小屋子里發出來的豬叫聲。他就給飄在這種沉澱的叫入煩躁的聲音里了。

他不能再忍耐了。他甚至發現了這豬子的叫聲，也包含着嘲諷意味，仿佛在罵他“荒唐與無知”，該落得這麼個淒涼境地。他忽然在腦子里顯現了那只黑豬子的形象，並且記起今年是屬“豬”的年头，叫什麼“乙亥”年的。那麼這黑豬子不就是他的命運之神嗎？他這麼一想，不禁眼前一黑：那黑豬子突然變作了一個張着大口、露着獠牙的惡魔。它直立起來，前蹄變成兩手，而且右手還拄着一條拐杖，它踏着后蹄向他迎面走來了。他大吃一驚，拔步往屋里就跑。他跳過

横七竖八地堆在地上的木头，正将穿入堂屋，他听到啪嗒一声，屋梁上掉下一只蝙蝠，忽然又从他脚前抢地飞起，掠过他眼前飞走了。他不觉又吃了一惊，于是他就觉得后颈子上，有一种东西冷飕飕的在爬。他疑心自己是被什么鬼怪缠上身了。他一闪身进了堂屋，堂屋内灯光暗然，他急忙把灯入室，伸手往自己后颈子上摸去。一只怪大的老蜘蛛，就爬上他手背来。他赶忙把手一挥，蜘蛛跌入长板桌上乱书堆中。他这时似乎清醒了。他不甘心这小东西的侮辱，气愤因失望而愈高，他觉得有复仇的对象了：他非把这只老蜘蛛扑灭不可。

“是呀！”他想了起来。“我没有一个証章，可向别人示威；难道我也没有打杀一个蜘蛛的权力了吗？”他于是愤愤地向乱书堆中搜索这犯罪的小东西，可是这小东西竟象流星般消逝了，什么影子也找不到。他更加愤怒了。他把所有的书，全抛到地上。忽然，在那桌面上，显现了一个阔大的蓝边封筒，那封筒外面是这么的写着：

委任令一件
杜清白科員
牧民公署緘

他不禁哇的叫出声来，但还以为自己在做梦，赶忙用手掩住自己嘴巴。他耐住气，全身发抖，再把那蓝边封筒翻过面来看，是：

中華民國乙亥年八月五日封

在这赫然的几个大字上面，还盖着“牧民公署之印”六个紅色篆字方印。

“八月五日，八月五日，那不就是昨天嗎？”他計算着，一点也不錯。前五天，是八月一日。他为了祈禱自己有个好命运，曾經吃过一天的素，虽然說来不免迷信，但毕竟也表現了他求官的虔誠。算来到昨天剛巧五天。但他还不很相信这委任狀会是眞的，也許老婆故意开他玩笑，弄个虛玄，假造出来的。但他回头瞧瞧老婆，她仍旧睡得十分香甜，且把身子曲成个弓字形，讓圓屁股挂在床边外了。他不禁暗自好笑，再把这封筒打开，取出里面心子来看，儼然是一张黃見紙的折子。他翻开第一頁，但見上面潦草地写着：

牧民公署委任令第三千九百六十号

茲委杜清白为本公署七等科員，派在总务司服务。此令。

这以后，就全是空白。直翻到頂末頁，又是一行行書：

中華民國乙亥年八月五日

那上面也一样盖了个方篆印，旁边还盖着个“牧民公署署長商”天藍色木戳子。

“啊！这决不会弄錯的，这也决不会是假的！自己老婆断然不会干这一手：竟能这样周到和詳密。”他这么一想，馬上就觉得这世界全属于他了！他很想推醒老婆，叫她分尝一份欢喜。但他不能忘掉剛才老婆对他的奚落，他要揀个時間，給她尝一尝顏色！他把那折子收在封筒里，又揣在內衣里藏好。他勉强耐住高兴，吹熄了灯，把老婆往里一推，自己就躺下床去——睡了。

东屏山在天际显露了它那青蒼的面目，沿山脚大路上，这时开始有上城来的乡下人。他們大都一边赶着头驢子，一边挑着东西。驢子背上有的馱着一大堆柴草；有的馱着蕃茹、芋艿、蔬菜等类杂物。有的則馱着滿包的麻袋，麻袋里大概装些谷子或是麦子。他們一边叭叭地赶着，一边不时唱些不成腔的歌調，有时一匹雄驢子，瞧到队伍中有匹雌的，就会“唔啊——呃呃”的震人心肺地叫起来。在它那倔强而悲苦的叫声中，显明地表露出它那干渴得要死的性的欲求。赶驢子的人們，这时照例往那干叫的驢子身上抽了几鞭，把它赶跑了几步，这才讓自己唱出一套自己喜欢的爱情山歌来。

大概他們把驢子赶到这古城东門外的時候，他們不再前进了。他們把驢子拴在城外空地的木樁上，卸下这些供給城市居民必需的貨物，自己溜进小茶館子里去喝茶，吃大

餅油条，靜等买主到来。这时候，那隔了个湖面的远方的高空上，就象海濤滚来似的响出了一陣陣哄隆哄隆的鬧声。接着，一匹漆黑的漫長的怪物，在对面荒郊上有力地滚动，在冲向前进，而嘟嘟嘟嘟的汽笛声也叫出来了。这是从一个繁华的商埠——“东方巴黎”駛来的特別快車。它載来了一車昏昏夢夢的人們，它也載来了一車那商埠里餓斃的工人同胞們所制造的各种各样繁荣这古城的一切生产产品。——于是这大而无当的古昔的皇城，又慢慢地一段一段醒过来了。先是各条馬路，在灰蕩蕩的空間，伸动着腿子。接着，影子似的呆站了老半夜的崗警們，开始把黑漆棍反剪在背后，一步兩步来回地散起步来。过后，作为这古城的动脉的公共汽車，就在直伸着的各条馬路的腿子上，流动起来了。于是象无数黑熊伏着似的那些屋子的鄰近，都傳出各种不同的声音：老媽子們打风爐声，太太老爷喚人声，小販叫卖声，老鴇斥責卖淫妇貪恋嫖客的叫罵声，清道夫推車打鈴声，公館里鸚哥儿喚仆声，男仆們跟女佣們的調笑声，小汽車放气声。……全个古城活过来了。活过来了，那闊大的世界湖，也展开罗紗似的薄霧，清秀地露出笑臉。仿佛她靜靜地休息了一夜，此刻也應該淡裝濃抹的打扮一番，卖淫妇似的，去招待一切来此盤桓的貴客了。

漁民們大都已經在吃早餐。碗碟的琤琮声，惊动了杜清白的老婆。真是一覺甜蜜的好覺！她抹着眼醒来，却不料一向清早起来燒水給她洗喝的丈夫，还死睡在自己身边。她坐

在床上，披了一件寢衣，捧一捧自己胖得紧咕咕的肚子，縮紧腰帶跳下床来。她賭着气，沒好声气的推醒了杜清白先生。

“什么时候了？什么时候了？”杜清白先生一醒过来，便仓惶的問。

“什么时候了？——亏你問得出来！你家里的鐘呢？”老婆噉着嘴回答。“就是我那只金手表，还不是給你送到當舖里去了？”

老婆說着，大模大样地走到窗前去。冷不防双脚踹在書堆上，險些儿一个倒栽葱。

“怎么一回事呀！”老婆吃了个不小的惊，叫着。回头瞧瞧丈夫，丈夫一边在匆匆忙忙穿衣服，一边独自个儿不住嘴的叫着：“糟了！糟了！报到去，不会太迟了嗎？”

这情景，可叫她呆楞住了。丈夫莫非此刻还在做梦？天呵！这一份痴心妄想，到何时会收住呢！

“唉！你这个痴子呀！你在講什么話？”这回，老婆总算帶一份憐惜的口气，問道：“你說报到去，会太迟嗎？你往哪里报到去呵？”她一边問着，一边就把那些書拾起来，仍旧給乱堆在桌上。

“到牧民公署去报到呀！”可是丈夫却还一臉正經地回說着，并且迅速地穿正了長夾衫跟跑鞋。

“哦！哈哈！你說牧民公署——是那个陷阱巷牧民公署嗎？”老婆虽然憐憫着他，但也禁不住笑出了声。再看看丈夫那种認真而又仓惶的神色，她又不禁楞着兩眼，一手掩

住嘴，一手撐住桌子，面對着丈夫傷心了。“唉！老天爺呵！這是打從哪里說起的呢！你不是發瘋了嗎？”

杜清白先生直起身，一看老婆竟這樣慌張，昨晚想好的主意，又回到心上來了。他正一正衣領，作古正經地大聲說道：

“誰叫你貪睡！誰叫你貪睡！哼！”他說着，心神不定地往四下里瞧一瞧。“昨晚我說有人在打門，叫杜老爺，你偏不信，還罵我熱昏；哼！你去瞧，這是什麼東西？這是什麼東西呀？”他從內衣袋里拿出那藍邊的大封筒，向老婆眼前晃了晃，就擲到老婆手里。

老婆既是自由戀愛出身的，那無疑地住過幾年學堂，識得幾個字。而據說，那一類女人的識字目的也無非是看看丈夫的委任狀簡任狀的等級，或者收收別人來孝敬的禮物，寫寫“收到”跟“敬使幾元”等等字樣。此刻她把封筒接在手里，一口氣念下去。念完了正面，再念完背後，再抽出那折子來念。她越念下去，越感到自己身子發抖得厲害！她把那折子足足念上十遍。她念一遍，看一看眼前站着的男子——頭枯發，一臉蒼白。她看一看這眼前的男子，又念一遍折子——這委任狀。她越念越懷疑起來；越懷疑，越覺得這委任狀里的杜清白，不一定就是自己丈夫杜清白。這也許是自己丈夫昨夜深更起來，不知向哪里偷來的。委任狀里的杜清白，是另一個的杜清白。——老婆就這樣凝神運思的想着。

“儘管那麼念着干嗎呢？”丈夫終於生起氣來，覺得這

一回总得給个做官的下馬威了。而据說，做官的下馬威是先要向老婆試驗一番的。他一把从老婆手里搶过那委任狀。噴着唾沫子，叫道：“这可会是假的嗎？昨晚分明有人叫門，送公文来，你偏貪睡，不相信！現在呢？——哼！你瞧！你瞧！那年月上盖着的是什么印？——”他急速地把那張公文紙翻到最后一頁，遞給老婆瞧。“还不是一个方方的朱紅官印，印着‘牧民公署之印’六个篆文嗎？还不是一个長木戳，盖着‘牧民公署署長商’七个藍色行書字嗎？这行書字，这藍印子，就代替署長的签名啦！你可还不相信？”

他这样試驗了一回下馬威。終于发现自己口气还过分老实一点，使用不出一套尖酸刻薄的話，他只好在声調里加重力量。

这回，老婆真的也吓昏了。她張着大嘴，楞着兩眼——眼睛里映着淡藍色的夢一样的光輝。她呆着，呆着，一直呆上半个鐘头。她突然向丈夫身上扑去，死命抱住丈夫，仰起脖子，哀切地叫道：

“那么——那么我的頂頂亲爱的，你現在已經是个官老爷了！”

丈夫把委任狀收好，吹眉瞪眼的，仿佛还要向老婆搶白几句。可是老婆这一突如其来的亲热劲儿，却挑动了他那为生活磨折得老朽了的感情，他也把老婆抱得死紧，笑着說道：

“是呀！我的亲亲，我的心肝！你現在也是个官太太了呢！我是七等科員，就等于七品官。你也就是受誥封的七

品夫人了！……”

这样，这一对天涯沦落的青年人，馬上成为“爱情王国”里的富翁了。这世界上，人們的爱情是必須用金錢、地位、权势等等給它培养起来，才能茁壯的，他們又岂能例外。不过一紙委任狀，已使他們的爱情仿佛要天長地久的永远下去了。瞧哪，他們已經亲热地抱吻起来了。

他們亲热了好一会儿，这才放开了手，各自倒在床上，靜靜地呆住。但接着，那男子又突然跳了起来，叫道：

“啊！是呀！时候不早了！我得去牧民公署报到去。第一要紧的，是先去領个証章来。我已經被那些挂証章的人，嘲笑了三年，侮辱了三年了。到今朝，我还能容忍嗎？我一定得先弄个証章来，也好向別人示一下威呀！”

老婆听了这話，点点头表示同意。有了官太太做，是沒有不可“同”老爷的“意”的。何况杜老爷这話也是千真万确。平时她跟着杜老爷一起跑出街上或湖旁馬路上，就看到这种圓形的画着各式各样图案的証章，滿街的飞着，仿佛这世界是証章組成功的。証章之外沒世界，世界之外沒証章。他們沒有証章，就被撇在世界之外了。然而他們偏活在世界之内，这世界里的所有証章，就全都变做向他們穷苦的一对嘲笑和示威的武器了。杜老爷每当这时候，就会生着老大的气，跟她瞎鬧：

“証章呢？——我的証章呢？我看我是給你这白虎星剋住了。弄得我身上沒挂証章的份！”